

# 陈时: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先驱

毁家兴学创办中华大学

1912年5月,陈时与父亲陈宣恺一起,毁家兴学、倾心教育,在首义之地创办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,这是中国一所不依靠官府、不依靠外国人、纯粹由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。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中华大学演讲时说:“我和陈校长相比,自愧不如。办南开,我只是出点力。陈校长办中华,既出力,又出钱。我在北方……想到中华,就想到陈校长,中华大学有恽代英,南开大学有周恩来,这都是杰出的人才,是我们两校的光荣!我们两校有许多共同点,正如陈校长所说,中华南开是亲如姊妹。”

陈时原本富甲一方,但为振兴中华、培育英才,甘愿毁家兴学,把几乎所有的家业、毕业的心血与全部的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华大学。陈时曾说他办了三个中华大学:“一是首创与民国同庚的武昌中华大学;二是抗日战争在重庆含辛茹苦重建的第二个中华大学;三是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汉,百废待举,重振中华原貌的第三个中华大学。”

中华大学在1912年至

陈时(1891—1953,见图),字叔澄,湖北黄陂人,早年留学日本,先后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、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,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,1911年归国并参加辛亥革命。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,陈时加入国民党,后来又参加中华革命党,1950年加入民革。

陈时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,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先驱,周恩来称其为“清苦的教育家”。

1952年的40年办学历程中,培养了恽代英、林育南、陈昌浩、余家菊、冯友兰、王亚南、光未然、万国权、陈庆宣等一大批人才。

将校长作为终身职业

1925年1月,适逢湖北省府将重新委任教育厅厅长,陈时的民意很高,湖北督军萧耀南也派人征求陈时的意见,想委任陈时为教育厅厅长,但被陈时以校务繁忙而婉拒。

其实,陈时出生于官宦世家,又留学日本多所名校,其父陈宣恺曾任晚清湖北省咨议局议员、民国湖北省参议员,陈家与黄陂同乡黎元洪、政坛明星汤化龙等过从甚密,陈时本人也在中国教育界颇负盛名,如果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,是完全可以飞黄腾达于政界,事



以内,能够达到牛津、剑桥、哈佛、巴黎、日内瓦、庆应各大规模,并发挥一个最高的大同思想,来造就许多未来世界的先锋勇士。”

此外,陈时是一名活跃的教育活动家,是民国教育界的知名人物,与陶行知、黄炎培、张伯苓、晏阳初等著名教育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他四十年如一日,坚守了初心,保持了气节,舍弃了功名利禄,把自己的一生,奉献给了崇高的教育事业。正如中华大学校友、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所称颂的那样,“毁家兴学淡泊名利,作育英才鞠躬尽瘁。一代斯人爽也不昧,高风亮节师道永继。”

(摘自《团结报》陶光胜/文)

## 《新华日报》第一任总编辑华岗

华岗,1903年10月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,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战线上杰出的战士、红色报刊活动家,先后作为主编、总编辑参与了《列宁青年》《新华日报》等报刊的创办工作,并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,其文被誉为“笔扫三军,挥斥八极”,其人被誉为“报界一大手笔”。



山东大学校园内华岗像

源、稿件审查、控制发行等方式来扼杀。华岗团结全社同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首先,建立自己的通讯网和新闻渠道。华岗派出石西民等记者深入抗战前线获取第一手资料,同时创造性地采用记者“坐茶馆”的方式采访流浪儿、船夫、售票员、工人等听取群众呼声,获取丰富的新闻资料。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,《新华日报》建立广泛的通讯网,保证了新闻的采集。其次,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,对抗稿件审查。在撰稿时利用国民党有过的“进步”言行,来反击它的倒行逆施,而对于被查禁的文章则采用只刊登标题,在版面留出大量空白这种被称为“开天窗”的方式予以对抗。最后,建立独立的发行队伍。华岗选拔政治觉悟高、身体素质好的青年人充任报丁(卖报人)加快送报速度,并组织了一支由穷苦儿童组成的报童队伍担负零售工作。

出狱后,华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报《新华日报》第一任总编辑和《群众》周刊编辑。《新华日报》、《群众》周刊是中国共产党被允许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报纸和刊物。华岗在两年时间里为《新华日报》及《群众》周刊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,成为党内杰出的红色报刊活动家和理论宣传家。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刘利民/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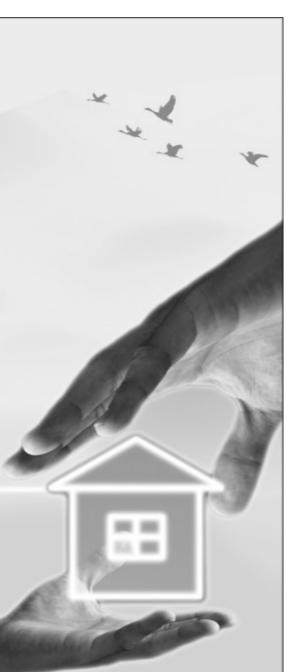
在当年10月12日的回信中写道:“本年联大未添一人,因米贴名额,教育部有限制。此间人人吃不饱,你一死要来,何苦要来?乐土是有的,但不在其间,你可曾想过?大学教授车载斗量,何足重你?你看远大点,勿再叨叨。”

闻一多的这封信,是师生之间实实在在的对话,没有半点的客套。虽然他非常看重臧克家这位得意弟子,但鉴于联大选聘教员极其严格的程序和苛刻的条件,认为臧克家其时还达不到一个教授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标准,于是便坚决拒绝了为其说情走后门,还提醒“克家,不要浮嚣,细细想去吧”。关于这段经历,臧克家后来回忆道:“反思后理解了闻先生的苦衷,自己虽然写了几首小诗,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则几乎为零,闻先生拒绝说情的做法,实在是他心中有一文化良知的天平在,也让我对他的人品愈发地敬重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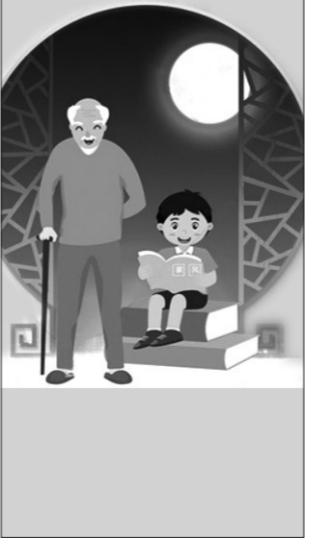
1944年秋,在重庆参加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活动的臧克家写信给闻一多,希望恩师能施以援手,托托关系走后门,为他在西南联大谋取一个教授的职位。闻一多

长达5年的国民党牢狱生活严重摧残了他的身体,甚至开始吐血,但他永不懈怠,新闻采集、文章撰写与修改、版面编排,事必躬亲。国民党当局虽然允许《新华日报》发行,却通过垄断新闻来

(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)



## 尊老爱幼传承家风



## 诗里的“人味”

沈嘉柯

有两首同题古诗《夕秋湖上》,一首是人工智能写的,一首是人写的。猜猜哪首是人写的,哪首是人工智能写的?

第一首:“一夜秋凉雨湿衣,西窗独坐对夕晖。湖波荡漾千山色,山鸟徘徊万籁微。”

第二首:“荻花风里桂花浮,恨竹生云翠欲流。谁拂半湖新镜面,飞来烟雨暮天愁。”

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聊聊,为什么人工智能写的诗和诗人写的诗味道完全不一样,且一眼就能被看出来。因为搞创作的人,某些经验是有传承的。

诗歌是人写的,就

会有人的味道。何为“人味”?就是你的感受和你所在的场景要匹配。

第一首诗里,夜晚、秋天、下雨、独坐,窗外夕阳,看上去有模有样,非常像某个初学山水田园诗的诗人所作。湖光山色,飞鸟徘徊,一切都很安静。

但是,细细琢磨一下,到山里去看看,到夕阳西下的湖边走走,有鸟徘徊还能“万籁微”?都湖波荡漾了,说明有风,山水间,风声入耳其实格外明显。我常常去旅行,到过陕西华山、湖北武当山、安徽黄山、江西井冈山等地,在山里明显感觉比城里的闹市安

静,听觉、视觉变得更好。雨后,心旷神怡的人往往感官敏锐,能清晰分辨各种声响。

所以,第一首诗里“人”的主体感受是矛盾的,不符合真实的处境。

第二首诗乍看平平无奇,

千古佳作太多,反而把它衬托得不够出色,但是它有“人味”。

“荻花风里桂花浮”,这是写秋天,而且是拿两种花一起写,一飞一落,一浮一沉,空间感出来了。读者一看就知道,

有个活生生的人在风里看到荻花,在水边看到桂花。之后,才会有这么密切的联想。

“半湖新镜面”,描述得尤

其精准。镜子遇到水蒸气,湖面遇到烟雨,是一会儿平整,一会儿有波纹的。烟雨忽大忽小,忽强忽弱,随风飘动。湖面,就像有人拂拭镜面擦干净了一半的样子,所以黄昏时刻“暮天愁”。

因为这是真实的人写的,读者不妨和自己的日常经验对照。

文字敏感度其实源自生活。写作与生活,相互借鉴。

最后说一下答案,虽然一查就能查到。“荻花”那首诗是一位宋代诗人写的,他的名字叫葛绍体。

(摘自《风流一代·青春》)

后,

提亲的人只好将这个情况如实地回禀司马昭。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:“唉,算了,这个醉鬼,由他去吧!”

一日,阮籍在苏门山遇到孙登,和孙登探讨长生、神仙、道气的法术。可孙登一直都不答话。阮籍无奈,于是长啸,便离开了。谁知刚走到半山腰,山谷中忽然回荡起优美的口哨声。阮籍抬头望去,原来是孙登在长啸不已,那口哨声似鸾凤之音,幽妙和谐,一时间响彻山谷,禽鸟忘飞。

孙登的哨声像天籁,又像来自心底的呐喊。顿悟的阮籍回去之后,就写出了著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。

(摘自《知识窗》)

## 阮籍的口哨

马庆民

景园三年(公元262年)

春节过后,阮籍遇到带兵南下征战的司马昭。司马昭一直想拉拢阮籍,谋士蒋济就给司马昭出了个主意:与阮籍联姻。于是,司马昭派人到阮籍的家里提亲。阮籍很清楚司马昭的用意,根本就不想结这门亲,但又不能得罪司马昭,他就想出一个绝招——醉酒复长啸。

阮籍开始足不出户,每天拼命地喝酒、坐啸,从早到晚不是酩酊大醉,就是长啸不止,一连两个月,天天如此,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根本没办法向他开口。最

把春光请上琴弦,人间便获得了一味疗伤的烟火  
李翠萍

俯首处,指尖开出花儿朵朵  
声入荷塘,从一柱莲花上品读

淤泥长出的芳香  
音韵里,就多了一份干净

拨动炎夏的蛙鸣之后  
再为秋风备座,静静

聆听  
落叶源自枝头的絮叨  
月色流过回忆,黄昏披着雪花,万物的头

顶  
正落下,岁月的回声  
精·名家品

画意  
(摘自《都市》)

## 这伤人的嘀嗒嗒

梁永安

小说《走出非洲》中写到这样一个有关鹦鹉的故事:一个16岁的丹麦小水手随船来到新加坡,和当地一个老妇人聊天。“她听说他来自一个遥远的欧洲国家,就拿出她的老鹦鹉,告诉他,很久很久以前,这只

鹦鹉是她年轻时遇到的一个出身显赫的英国情人送给她的。”这只鹦鹉语言天

赋极高,可以说很多国家的语言,给整个屋子带来了大都会的情调。但有一句短语,是她的英国情人把鹦鹉送给她的之前教会鹦鹉的,她一直没听懂,也没有其他人能听懂是什么意思。

当老妇人让鹦鹉说出那个句子时,丹麦小伙子

这些真是太不像马克·吐温了。

(摘自《读者》)

精·名家品